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6.03.006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

杨丽艳,张衍良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的优秀文化,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内容。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对于破解当前乡村文化式微困境、重塑发展动能具有关键意义。遵循“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实践进路”三重维度展开研究。其中,价值意蕴体现在提升村民红色精神文化境界、形成红色农文旅协同发展新格局以及助推农村基层“有效治理”的辩证统一;现实困境包括村民红色文化认知认同与主体参与能力有待强化、红色文化生存空间与载体传承功能有待拓展、红色文化资源融合链条与开发效能有待深化等问题;实践进路则涵盖了主体协同、载体活化、产业融合等方面。对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建设工程以及赓续乡村红色血脉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红色文化;乡村文化振兴;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3-0064-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以全面部署、有序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1],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和关键举措,坚定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一环和应有之义,亦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思想引领与精神支撑的内在要求。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进程中铸就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的重要彰显和深刻凝练,始终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提供动力源泉和精神滋养。在推进乡村

* 收稿日期:2025-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KS173)“红色文化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SJGSZ202305)“研究生思政课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2025HMSJ017)“双师讲授 厂馆联动:龙江工业文化资源在概论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2024年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项目(DGYJ2024-42)“农林院校提升研究生服务乡村振兴能力的路径及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杨丽艳(1979—),女,黑龙江伊春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张衍良(2001—),男,山东曲阜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杨丽艳,张衍良.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3):64-72.

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红色文化的灵魂作用,有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研究和思考红色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与作用、面临的困境以及应采取的实践举措,以“价值意蕴研析—现实困境剖析—实践进路探析”的分析思路对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进行研究,对于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建设以及赓续乡村红色血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要求“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2],以红色文化教育提升乡村精神风貌,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

(一) 激活红色基因内核,提升村民红色精神文化境界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不仅是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再生产”,而且是红色精神文化的“当代化转译”,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形”与“魂”的辩证统一。

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红色文化以特定历史时空为经纬、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魂魄,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孕育的各类红色文化形态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独特土壤,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凝结着深厚的情感纽带,都与当地文化有着紧密而深刻的内在联结。我国广袤乡村之中蕴藏着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它既包括革命遗址、纪念馆、烈士陵园、人物故居等物质形态,又蕴含着红色口述史、红色歌谣、革命故事等非物质形态,在开发与保护中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得以实现“活化”,宏大的红色文化历史进而转化为村民身边的“家族史”“村史”,增强人民对红色历史的情感认同,唤醒乡村红色历史记忆。挖掘、整理当地物质与非物质红色文化历史资源,实现红色文化历史从“外源传递输入”到“内在自觉激活”的转变。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是乡村振兴工作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其中,文化振兴是灵魂所在。但是,面对城市化进程加快、商业文化裹挟乡土文化和乡村人员流失导致“空心化”等问题,外界对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并未有真正深刻的重视,“更多人往往是目光短浅,看到的主要是眼前利益,至于知识、道德、思想、精神、智慧就容易变得虚无缥缈”^[4]。因而,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革命道德、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家国情怀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精神和觉悟的缺失,将红色文化精神转化为村民的日常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守护乡村红色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链条,增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红色底色。

(二) 驱动红色旅游升级,形成红色农文旅协调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5],揭示出以红色文化资源带动乡村振兴的逻辑链条。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6];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7]。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体现在红色资源与旅游开发、生态农业等紧密结合,依托特色资源和产业,实现“乡村红色游”与“乡村生态游”等有机结合,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通过价值挖掘、业态创新与价值链延伸,形成红色农文旅融合、多方面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据统计,“我国登记革命旧址、遗址 33 31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77 处;抗战文物 3 000 多

处,长征文物1 600多处”^[8]。“十四五”时期,全国现有纪念馆超3 000家,全国年均举办革命、建设、改革主题展览超3 000个,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稳中有进,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日见成效”^[9],进一步激活了革命文物的新时代活力,提升了伟大革命历程的精神阐释力与社会传播力。近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取得长足发展,结出丰硕成果。《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20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10]。《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业,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11],指明了文旅产业发展的行动纲领,通过高质量发展与深度融合两大抓手,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红色旅游的兴起已成为地方经济和文旅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随着人们对历史和文化关注度的提升,红色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内涵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活力,变文化存量为经济增量,提升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附加值、拓宽了乡村经济增长面。将红色文化资源、乡土民俗文化以及乡村生态农业景观等有机串联融合,以“红色旅游+”模式与现代化农业、乡村生态景区、特色农产品、乡村餐饮民宿以及休闲体验等领域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当地农业产业和绿色生态优势,形成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引领、生态农业为基础支撑、红色旅游为带动载体的产业协调发展格局,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形态向多元业态转型,突破了传统乡村单一产业的边界和局限,延长了乡村经济产业链,将红色文化符号广泛赋予乡村多维产业空间,提升了乡村产业多样化、差异化竞争力,构建了红色农文旅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和新样态。

(三) 融入红色文化教育,助推乡村基层“有效治理”

红色文化中蕴含着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和路线以及理想信念、革命道德和集体主义原则为新时代助推乡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层价值支撑,通过其内在精神感召力与价值整合力,助力乡村基层治理与文明秩序塑造。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主体,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力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并且,要深化乡村文明新风尚浸润,营造浓厚乡村红色文化培育与传承氛围。一方面,巩固基层党组织,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力量。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乡村空间分布了众多革命遗址、纪念场馆,留下了许多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以其独有的精神特质和功能优势,在乡村基层政治建设中可发挥精神高地和旗帜引领作用,以红色党性教育凝聚合力、启迪干部、教育群众,汲取初心力量、厚植为民情怀,将红色文化内涵的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转化为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行为规范,切实增强纪律意识、作风意识、集体意识,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基层党组织继续成为凝聚共识、引领前进的核心节点。另一方面,引领乡村新风尚,塑造乡风文明新秩序。通过活化红色遗址、串联乡村红色历史脉络,并结合当地良好村风、家风,村民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触摸历史,了解身边的红色故事,利用乡村红色资源的“在地性”,降低接触的距离感,让红色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通过红色故事的“本土化”演绎和红色符号的“生活化”融入,可以创造、编排红色文化展演,在村规民约中融入红色精神要素,在房屋墙体彩绘中嵌入本地红色地标图案,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增加“红色主题”环节,红色文化教育得以渗透于衣食住行、节庆习俗中,使其成为村民易于接受、主动传播的生活组成部分。另外,设立“红色议事厅”“红色家风馆”,开展“红色故事会”等活动,发挥红色文化精神塑造和情感纽带作用,促进乡村善治和面貌改善,打造乡村红色品牌,传播红色新风,让红色文化真正融入乡村生活肌理,构建起“治理有效”的现代乡村治理新形态。

二、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难点和堵点,需从多方面深入分析其矛盾症结,为破解赋能困境、提振振兴动力明确方向、方法。

(一) 村民红色文化情感认同与主体参与能力有待强化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面临最直接的问题是村民对乡村红色文化认同消解以及乡村劳动力流失削减了赋能的主体力量。在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人口数量、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村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经历了革命性跃迁,村民对于红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弱化、消解,这都加剧了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困难。

1. 现代多元文化冲击,乡村红色文化认同基础薄弱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多样化、快节奏的现代文化更多元,如网络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市场化驱动的娱乐化、功利化价值观在互联网等载体的帮助下在乡村蔓延,冲击乡村乡土文化和红色文化存在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都会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对于乡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认同与价值归属感降低、文化主体意识弱化,乡村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和基于乡村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自信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乡村,青年人接触城市商业文化、网络亚文化等更具娱乐性和个性化的文化形态比较多,村民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联结因代际割裂、价值差异而弱化,难以引发情感共鸣。另外,红色文化具有复杂、慢节奏的特点,在部分地区还有一定的分散性,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处理”,“市场化的持续冲击导致了乡村记忆与认同危机的产生”^[12],农村、农民产生了从以往的文化创作者到文化旁观者的异化。

2. 乡村劳动力人口外流,红色文化赋能中主体性缺失

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是现代社会发展必然现象和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以及众多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便是乡村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所需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人才出现缺口。2026年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5109万人,减少1369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67.89%,比上年末提高0.89个百分点”^[13]。说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仍然是大趋势,城乡发展仍在分化。而乡村留守群体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其对红色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和作用可能缺乏深刻理解与体会,参与意愿与行动能力比较有限。一方面是村中留守老人、妇女对于当下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导向和时政敏感度并不强,对红色文化的整体性、历史性认知不足。对其而言,激活乡村红色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可能于己无关,而且从事家务、农务劳动和抚育孩童则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其参与意识和能力均不足以支撑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进程。另一方面则是乡村留守儿童受“乡村文化的城市取向”^[14]影响,由于对其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学校身上,而学校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教育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运用许多“城市取向”的知识开展教学,将城市文化作为参照系,而传统乡村文化则被孩子们看作是“老土”“落后”的代表。在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过程中,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逐渐与之相适应,从而造成了自身与乡村文化的解构,实际上成了现实中既不属于城市、思想上又不认同乡村的“精神上无根”的少年。

(二) 红色文化生存空间与载体传承功能有待拓展

乡村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根据地,这一物理空间本身就是乡村各类文化的具象表达。但在现

代化过程中一些自然村落正在消失,乡村中的红色文化空间正在被削减和边缘化,红色文化植根的乡村文化生态空间日益狭窄。同时,传承载体式微、活动形式单一、传播方式滞后等问题也在削减着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根基。

1. 自然村落萎缩、解体,动摇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的基础

自然村落是承载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涵养乡村红色精神的基础载体,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乡村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员流失、房屋破损与闲置,甚至整个自然村荒废的情况。2025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介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中指出,当前我国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减少近50万个。这揭示出部分地区在将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中处于一定困难境地,“一些乡村地区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和文物被废弃,遗物被随意丢失甚至当作私用,红色资源常常遭到严重破坏”^[15]。乡村中的许多红色遗址,如人物故居、战斗遗址、烈士墓地等,面临年久失修、自然风化、人为破坏以及关注不足等情况,其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最终被遗忘、改为他用或随意拆除而消失了。

2. 非物质要素断层、弱化,稀释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效果

一是乡村红色传承载体式微。乡村中传统的红色戏曲、民歌等可能因现代城市文化冲击而缺乏演出平台和继承人,记载着红色文化历史的老档案、老物件也因时代久远而损坏、遗失,村中年轻一代对本土红色文化缺乏兴趣,这加剧了乡村红色文化主体性的消解和保护传承的难度。二是活动载体形式亟需拓展。乡村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多囿于标语悬挂、奖励性讲座等形式,集中在特定纪念日开展,缺乏深度参与和持续影响力,教育形式比较僵化,难以激发村民参与热情。三是传播载体应用滞后。村内宣传栏、广播等传统媒介覆盖面有限、影响力较弱,部分乡村未能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缺乏网络传播意识和专业媒体人才,不善于应用相关平台的运营与维护,线上内容创意不足、吸引力弱,未能将红色文化进行创意设计和推送。四是制度载体不健全。健全的红色文化赋能制度体系能为赋能过程提供持续驱动力,但现实中制度载体不健全会导致红色文化赋能过程中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进而影响赋能实效。在政策衔接机制上,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但地方上的配套实施细则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并且财政资金投入可能集中于硬件建设,在运营维护、人员培训上缺乏稳定渠道,导致资金投入失衡;在部门协同和执行上缺乏相互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容易出现政策资源分散、精神理解偏差,导致效率降低、政策悬空。

(三) 红色文化资源融合链条与开发效能有待深化

在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资源融合链条短板以及同质化、碎片化的倾向,消解了地区红色文化的特色以及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际意义。

1. 红色文化资源融合发展链条待完善,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受制

首先,文化价值转化不充分,“红色”与“乡村”共鸣度低。红色文化与乡村本土文化的内在关联未被深度挖掘,历史叙事割裂、情感连接薄弱,导致文化传播生硬、感染力不足,难以引发村民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其次,区域协同与资源整合不足,未形成集聚效应。红色文化资源大都分布相对分散,呈现出“点多面散”的特征,缺乏跨区域整合与协作,导致“各自为战”,人才、资金、运营经验等未能有效在区域内流动共享,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对于部分乡村红色遗址、文物缺乏系统性保护与整合,集聚效应不明显,产业影响力弱、市场辨识度低。最后,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内生动力不足。产业收益未充分惠及村民,未建立“收益反哺乡村”制度,导致乡村主体参与度低,缺乏主动挖掘本土红色文化、提升服务的积极性,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2. 红色文化产业开发模式单一,价值深度与地域特色释放受阻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应注重本地实际,彰显地方特色,打造具有差异化、特殊性的红色文化产业,但是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简单模仿,造成形式化、同质化问题,欠缺吸引力和在地性。一方面,地区间开发形式趋同,缺乏异质性。复制“纪念馆或陈列馆+旧址参观”等模式,产业形态以“门票经济”和普通文创为主,展陈方式千篇一律,项目类型高度类似,忽视本地革命历史的独特性,缺乏“一村一品”的差异化设计和对地区红色故事的创意转化;热衷于修建纪念馆、广场等硬件设施,但在内容研究、学理论证、史料征集、精神提炼、故事讲述、体验活动设计等“软实力”方面投入不足,群众体验感差、参与度低,重形式轻内涵,地方各类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独特性和地域性逐渐被消解。另一方面,当地产业开发单一,融合度低,与乡村产业结合不紧密。农产品与红色文化融合不足,红色旅游未能有效与当地特色农业、手工业、生态资源、教育、主题文创等联动形成产业链条,对当地红色文化的综合性价值挖掘不足,农户参与度低,受益范围有限,并且网红化跟风现象突出,忽视自身资源特点、承载力以及目标客群差异,导致资源浪费和同类竞争,缺乏内涵和吸引力。

三、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

推动乡村振兴、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程、发挥红色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之源和精神之魂,须着力破解红色文化赋能中的主体、载体及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之困,凝聚各方力量,系统有序推进这一重要工程。

(一) 主体协同,聚合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繁荣要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16],深刻回答了文化建设中人民作为建设主体的作用和价值。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推进乡村振兴,须着力增强村民参与,做到乡村振兴为了村民、依靠村民,成果由村民共享。

1. 激活乡村基层主体意识,提升红色文化自觉及参与能力

激活基层赋能主体意识,关键在于基层组织和村民,二者协同发力才能迸发持久稳定动力。一方面,基层政府与党组织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核心行动力量,承担着政策执行、资源整合、公共服务供给等重要职责,是增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内在动力的关键枢纽。一是政策引导与规划统筹。根据上级部门关于红色文化保护利用、乡村振兴的宏观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实施方案,并在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结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科学谋划与开发,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本地化方案。二是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通过财政投入、整合专项资金、吸引社会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加快乡村红色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升级。三是规范管理与监督保障。建立县—乡—村三级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责任制,制定考核评价体系,定期评估反馈并优化政策与工作重点。另一方面,乡村群众是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的直接主体,提升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实效,根本要在乡村群众身上下大力气。一是以红色文化铸魂,强化村民文化认同与主体意识。要着力创新村民观念、突破成见,激发其对乡村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通过开办红色文化讲座、村史讲座等系列活动,在思想观念、基因传承上把村民“聚起来”。二是以利益联结增效,系牢产业收益与价值共享纽带。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大力发展乡村红色文化产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入股、分红等形式推动村民深度参与,让村民获得实际收益,吸引劳动力“留下来”,凝聚乡村振兴主体力量。

2. 加强专业人才“外引内育”,夯实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文化建设“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

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17]。如果说村民是赋能之“内源”,那么注重人才引育则是补齐赋能关键短板,构建“外引+内育”相结合的长效发展机制的重要“外源”举措。一方面,精准引进外部专业力量。出台创业补贴、住房保障等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下乡,对接高校科研机构,设立专家工作站提供专业支持。另一方面,系统培育本土人才根基。遴选老党员和老战士后代、返乡青年等作为红色传承人,提供培训与实践平台,组建红色宣讲队、培养讲解员,建立激励机制,让其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为赋能工作注入持久动能。从“外源”和“内源”两个方面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持久动能,是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和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路径。

(二) 载体活化,创新红色文化资源乡村传承与表达形式

乡村自然村落空间“不仅是物理上记录和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实体空间,还是村民寄托情感和构建自我认同的文化空间”^[18]。乡村自然村落中不仅包含传统民俗文化空间,也蕴藏着红色文化空间,承载着乡村独特的红色历史记忆,要注重乡村红色文化空间的保护,留住红色文化之“形”。此外,一些非物质要素载体,如传承载体、活动载体、宣传载体、制度载体等也是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借力形式。

1. 注重红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活化,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物质载体基础

一方面,保护自然村落,守住赋能之“体”。城镇化过程中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加强对现有乡村自然村落的保护,留住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激活村民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弘扬勤俭节约、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等优秀乡村文化,吸引人才返流、迁居,让村民、返乡创业者和各方面专业人才成为繁荣乡村、发展乡村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活化红色文化空间,激活赋能之“魂”。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强西路军、东北抗联等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县现存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纪念设施保护修缮”^[19],对具有历史意义、教育意义的红色革命遗址和遗迹的保护、修缮工作提出了要求。“红色文化空间是融合了地理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信息空间等多重维度的复合空间形态。”^[20]要加强红色遗址普查、评估与修缮,建立专属档案;创新场景应用,串联红色旧址、自然景观与乡村产业,设计红色体验IP;借助AR/V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打造线上虚拟参观,增强沉浸感与传播力。

2. 聚焦非物质要素载体挖掘与创新,丰富乡村文化振兴内容载体形式

首先,在传承载体方面,深度挖掘整理红色老物件、老故事,建立红色历史档案,对红色戏曲、民歌等进行创造性转化,适配现代审美,焕发其现代化表现活力。其次,在活动、传播载体方面,依托纪念日、节庆日等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增强村民参与感与文化认同;运用新媒体平台升级传播形式,打造融合视、听、感知等要素的动态传播格局,实现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一体双赢。最后,在制度载体方面,从顶层设计上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项立法,明确保护范围与责任,地方出台配套政策,加强各级部门协同,完善资金、管理、评估机制,助力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规范化、制度化推进。

(三) 产业融合,锻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发展动能

产业兴旺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物质支撑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以红色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基础和重要抓手,要以产业吸引人、留住人、造福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由外部输血向内部造血转变,注入持久产业动能。

1. “红色文化+”联动,打造复合产业发展格局

农业、农村、农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元素,注重发挥“三农”力量,强化红色内核,促进红色文化与“三农”有机融合发展,是激活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当代价值、实现乡村资源多方面联动的重要

举措。一方面,构建“红色文旅+特色农业”的融合化产业链。建立“红色文化+特色农产品”产业体系,以红色故事为核心设计农产品红色文化符号,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将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以新型数据资源代替传统生产要素,为乡村带来新质劳动生产工具和新质劳动对象”^[21],进而促进乡村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和乡村产业融合,进一步串联起红色景点与田园观光,既“集客”又“蓄客”,实现以文促旅、以旅促农,塑造红色农文旅品牌。另一方面,开发“红色体验+红色文创”的体验消费联动。复刻革命场景、开展研学活动、编排实景演出,打造沉浸式体验;创作叙事化、互动性红色文创产品,兼顾“情绪+体验价值”、教育与纪念意义。

2. 多元化资源整合,开辟红色产业新业态

推动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艺术、生态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催生一批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时代价值、塑造文明乡风的创新业态,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生态链。一是整合新媒体与数字技术资源。以乡村生活记录与红色故事讲解为核心内容,培养乡村红色文化网络达人,鼓励村民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用接地气、有网感的方式讲述本村红色历史故事,推广特色农产品,形成“红色文化内容引流—特色农产品带货—红色IP变现”的经营模式;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打造“线上数字红色展馆”,带动线下红色文创衍生品销售。二是整合文艺与创作资源。开发行进式红色场景剧,联合专业院团创作融入地方民俗的红色文艺作品,打造文化地标。三是整合健康养生与疗愈资源。依托乡村生态环境,打造红色主题康养项目,结合民宿、步道等载体,实现红色精神传播与康养体验结合。

红色文化作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乡村文化要振兴,必离不开红色文化的转化和赋能。面对当前存在的现实困境,我们应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独特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美丽乡村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3.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N].人民日报,2025-01-23(01).
- [3] 渠长根.红色文化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7.
- [4] 赵秀玲.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演进与创新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38-48.
- [5]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76.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2025-02-23)[2025-07-01].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58.htm.
- [7] 中共中央 国务院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2026-02-03)[2026-03-1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2/content_7056929.htm.
- [8]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新闻发布会[EB/OL].(2018-07-30)[2025-07-01].http://www.ncha.gov.cn/art/2018/7/30/art_722_151088.html.
- [9] 于茜,马寅骁.“十四五”时期革命文物工作成果发布全国现有纪念馆超3000家[EB/OL].(2025-09-28)[2026-03-1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4485710512211893&wfr=spider&for=pc>.
- [10] 尹婕.红色旅游根植“沃土”结硕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7-01(12).
- [11]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2026-03-13)[2026-03-1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25.htm.
- [12] 裴晓涛.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向[J].重庆社会科学,2024(3):120-132.
- [13] 2025年经济发展新向新优 预期目标圆满实现[EB/OL].(2026-01-19)[2026-03-16].https://www.stats.gov.cn/sj/xwfbh/fbhwd/202601/t20260119_1962330.html.

- [14] 江立华. 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J]. 江海学刊, 2011(4): 108-114, 238-239.
- [15] 张师莫, 周军. 乡村振兴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功能及传承路径[J]. 农业经济, 2023(4): 139-140.
- [16]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80.
- [17]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53.
- [18] 段雨.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多维检视: 价值、困境与路径[J]. 图书馆, 2024(3): 55-62.
- [19]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EB/OL]. (2021-02-20) [2025-07-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20/content_5587874.htm.
- [20] 李孟舜. 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与创设路径[J]. 中州学刊, 2022(7): 166-172.
- [21] 李博, 李筱玥.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基本逻辑和实现路径[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80-92.

The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Red Culture Empower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YANG Liyan, ZHANG Yanlia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e, an outstanding cultural heritage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during a century of struggl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for advanc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Effectively utiliz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o empowe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holds cri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ressing the current decline of rural culture and reshaping developmental momentum. This study follow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value implication-practical dilemmas-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 value implication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enhancing villager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awareness of red culture, fostering a new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at the rural grassroots level.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e the need to strengthen villagers’ cognitive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ory capacity regarding red culture, expand the living space and carrier transmission functions of red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chain and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encompass aspects such as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al carriers,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y examining these dimensions of red culture empower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ostering civilized rural practices, and perpetuating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d cultur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dilemma; implementation pathway

(责任编辑: 李栋桦)